

(特載) 華人副警司曾昭科被扣

香港有史以來高級警官被扣以此為首

曾先生是在十年前由南京來香港。最初期他在廣州中山大學肄業。但他在副總統時代。他是智囊之一。但他在政海中。未算怎樣得意過。大陸易手。曾希穎先生因為宦官。所以才居華北。到港後。未幾即和原配發生意見。連帶曾昭科警司。也對父親不滿。曾希穎這一位浪漫詩人。當時他雖然已經五十多歲。但依舊保持他的名士氣度。跟着。他和一位女士發生戀愛。兩人共賦詩。卜居於銅鑼灣。從此。曾希穎和他的兒子曾昭科。更加意見不和。

在未往南京做李宗仁幕僚之前。曾希穎先生一向在香港教書。從未回國留學。更未到過蘇聯。戰前。他即已在香港女子拔萃書院教國文。戰時國家入內地避難。全家在北平居住。他們是世居嶺南。但祖籍原始老家。則在北平。因為曾希穎之父即曾昭科警司之祖父。乃北洋大學醫科畢業。為北京有名西醫。戰後。曾希穎在南京做了幾年幕客。大陸易手後便南來。他在許多間有名英文書院教過書。女聖×書院任教凡數年之久。

文章寫得非常之好。一九五四年。他在香港官立文商書院。擔任教師。教授詩學。詞學。和元曲。當時他作了不少舊詩。以滄海樓主筆名。在各大報章上發表。多是懷乙之作。所以他的思想。不會影響他的兒子。他講書時。風趣非常。對政海人物。任貢褒貶。而且寫得一手好字。當時從他的詩詞之中。已可以看到他對香港甚為留戀。一九五七年。他在大學堂官立文商暫借校舍內。寫過一首舊詩。詩名是「淺水灣酒肆偶成」。這首詩是寫給文科學生雜誌的詩云：

「滄海趁晚晴。深淺從教廣。殊。負手祇坡閒處著。低頭休許苦吟。水邊賦。逐多麗。杯酒朱顏覓故。何必蕩蕩重周。眼前風物是方壺。」

從這首詩。可以看到曾老先生的感慨。早有終老香港之意。

曾昭科被扣留。各方都推測係與政治有關。假如他真的與政治思想有關。是否受父親方面影響。也很難推斷。目前只有曾昭科自己才知。相信看不久之將來。此一謎是會揭開的。

【未完】

紐約訊。上月廿五日下午六時許。

在華埠堅尼爾街頭慘死的陳炳堯。死得離奇。據醫院檢查。死者胸骨已碎。但死因仍在研究中。一般人相信他神志恍惚。

江湖遊俠傳

陳炳堯離奇案

衆信汽車撞死



說小俠 武編

第四章 黃河鯉的妙計

田壁大叫：「就是這小子。啊呀。怎樣手裏抱着一隻貓。」

。然後昂起頭對藍田壁說：「朋友。你下來。咱們有話好說！」

「我下來。你怎麼樣？」藍田壁隨聲下。像一片落葉一樣。飄落在瘦子面前。瘦子翻一翻眼睛。讚了一句：「好身手！」然後瘦子惡狠地說：「你的身手雖好。你行為却太差了。這裏是黃河鯉李大寨主的駐地。你按江湖禮數。硬來踩盤子。還說是來找貓。你安的是什麼心？還有。你究竟是威遠鏢店的什麼人。快說！」

「我是威遠鏢店的什麼人。沒有告訴你的必要。如果說江湖禮數。那你就到旅店去探聽。鬼鬼祟祟。又算是那一門的禮數？」

藍田壁看他這個兵刃。遂不敢使用。徒手接招。正竄把鏢夾住。轉身就拿這隻鏢。反手向一個持刀向他衝來的乙打去。只聽鏢響一聲。那人立時中鏢倒地。藍田壁疾如鷹隼。躍步把他那刀搶在手裏。這時七、八個人已把他給圍起來。藍田壁將刀作劍。依式身舞。一箭步猛砍狠刺。如虎入羊羣。

上。致所穿的繩皮帶也脫落。

據陳炳堯一工作說。死者星期四。

五兩天沒返工。星期六出事當天下午四時。照常返餐館工作。但到工場換了衣服後。便說頭部不舒服。有點頭暈。不想做了。同伴便叫他請假見醫生。於是

他請假。與這時放工的同伴乘車返華埠。

。但他在車上的談話模糊不清。死前還帶在身上。

△巨劍代友保管

死者身帶的六千餘元現款。是友人托他保管的。但這友人並非交現款者。

而是因該友人入醫院施手術。恐防有意外。將保險箱鎖匙託他保存。也不明白死者為什麼要開友人的保險箱。將現款

帶在身上。

在勿街與相遇的友人閒談。

△巨劍代友保管